



# 足球在,快乐就还在

□ 江山

斯蒂芬·诺曼丁被解雇了,作出这个决定的是一台机器。  
今年63岁的他是一位快递司机,隶属于亚马逊公司一个众包配送服务平台。在美国凤凰城,他做这份工作已经有4年了,直到去年10月,他收到了一封通知被解雇的邮件。解雇他的原因是,个人评分已经低于亚马逊的规定分数。监控系统发现,他没有按要求完成亚马逊的快递送达工作。

他承认从去年8月起,自己送快递有延误,但声称这一切都无法控制。其中一次,他在根据系统指令,清晨到达送货地点,却发现公寓还没开门,用户电话无法接通,自提柜也因故障无法使用,无奈之下他只能将包裹退回分拣中心。此后,他的评级越来越低。

这套高度自动化的人力资源系统至少从2017年起就在亚马逊物流仓储平台投入使用。2019年,美国一家科技媒体声称获得了一份曝光文件,显示在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期间,有数百名员工因为工作效率低而被系统自动解雇。

这套系统可以对数百万注册兼职司机进行评估,将每个人评级为:非常好、出色、一般和有不合格风险。无需经过人工操作,只要根据监测数据,它就可以自动生成警告和解雇指令。上厕所、喝水,都算摸鱼,一旦生产效率低下,系统就会警告。一些在仓库区工作的员工声称,他们为了不被解雇,尽量避免上厕所。

由一行行代码构成的系统正在支配我们的生活,这事儿一点也不新鲜。去年,南京某区要求环卫工人佩戴智能手环定时加油的新闻热度尚未冷却,某互联网大厂在厕所顶部加装计时器监督如厕的新闻又引发争论。就在不久前,我打车时,司机师傅还向我吐槽,自己因为生病两个月没出车,就被系统自动降了服务分,只能接别人不要的单,申诉无门。

美国一家市场调研机构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,一半的大公司已在使用高自动化管理系统来管理员工,包括收集分析他们的信息、生物识别数据以及监测他们如何利用时间。这种情况在疫情蔓延期间愈演愈烈。

比如在孟加拉国,一名远端工作的网络工程师不得不长时间坐在电脑前,因为一个程序每过10分钟就会给他拍张照片,以确保他没有摸鱼,一名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学会在接听电话时频繁絮叨对不起,以便通过一个监测员工是否具有同理心的人工智能系统测试。

这一次,我们直观地看到,系统权力一再升级,它直接接管,无需汇报,就拥有“生杀大权”。

一旦解雇程序开始执行,机器会快速高效下发每道终止指令,让你措手不及。2018年,一名互联网公司员工Ibrahim Diallo在博客上发文抱怨,一天早晨上班,他突然没法刷门禁卡、用停车场,登录不了工作软件。从上级主管到直管经理,没有人清楚这一切为何发生,直到他们收到一封内部邮件,称该员工已被解雇。

一无所知的他们准备向技术团队了解情况,不巧的是,此时解雇程序正在逐步升级,电脑自动重启,清空了所有数据,保安前来,称根据指令要把他送出大楼。他不得不先收拾东西回家。

直到3个星期后,他才得知解雇原因:他的前经理被裁员时,忘了为他的合同续约。当机器接管一切,合同到期,他也被扫地出门了。尽管错误厘清,但他又得经历一遍繁杂的入职程序,感到身心俱疲。

问题不在机器,而是在机器背后的人。雇用大量管理人员来控制每个工人的每一举动,成本非常高昂。美国一家科技媒体记者分析,因此大公司转而采取另一种策略:大量低薪、容易被替换的工作使用兼职或合同工,而高薪雇用一批人,为高层设计自动化管理软件。

这种趋势容易走入一种困局,为了最大限度扩大体量、减少成本,公司将其将庞大的业务外包给算法,让数百万人在机器统筹下。但另一方面,当一个统一系统来管理如此庞大的体系时,势必牺牲个体的个性化和灵活性,一套统一的标尺不允许更多声音,若不服从,等待的就是被抛弃的命运。

当公司过于关注人工智能和监控技术时,他们可能不会探索其他可以提高生产力的领域,例如创造新任务或开发新产业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·阿西莫格鲁认为,更危险的是,以往会有组织为这些运送包裹的员工争取福利和稳定的薪酬,如今,随着零工经济的兴起,这种情况越来越少。这些合同工看似在自己的打工,实则成为原子化的个人,无法对抗庞大而隐形的系统。

亚马逊这套监控系统并非生来如此。一位知情人士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透露,最开始时,系统未考虑现实因素,为司机设定的送货时间太紧张。司机希望能够保住工作,不顾困难地接单。最后因大规模评级下降,他们才发现了其中的问题。  
尽管此前该系统被曝光后,亚马逊发言人出面表示,系统会自动生成警告和终止工作的文书,最终决定仍由人作出,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。即使真人坐在屏幕前,他们无法跟踪判断现场情况,绩效考核的压力很可能让他们疲于奔命、仓促审查,最后只能草草了事。

让斯蒂芬·诺曼丁感到绝望的是,尽管他有10天内申诉的权利,但第一次申诉,他收到的回复是感谢您提供了更多关于您使用Amazon Flex的历史背景信息。第二次、第三次,电子邮件承诺尽快答复,但仍然延迟了7天。  
他无奈之下再次发送,并将邮件抄送至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·贝索斯。这一次终于有了准确的答复:我们理解每个合作伙伴都有困难的时候,您有时可能会遇到延误,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。结果并无更改。

他不禁抱怨,直到最后,都不能确定对面回复者到底是一台机器还是真人,当然这对公司而言并不重要。只要有人能顶替他继续工作,无人在意他何去何从。



7月5日,英国伦敦,欧洲杯半决赛和决赛即将开战,当地将哲学家沙夫茨伯里的纪念喷泉用木板封起来,防止兴奋的球迷爬上纪念碑。  
视觉中国供图

动了,如今的自己只能捧着保温杯,趁着上班摸鱼的当儿刷刷微博上最新的比赛资讯。他总结,为什么感觉欧洲杯没热度了?还不是因为我自己也老了,看球就是一个从叔叔们好帅,到大哥哥们好帅,再到孩子们好帅的过程。球迷终将老去,那片绿茵场上的人们却一代代涌现,永远年轻。

走在“新陈代謝”前列的是英格兰队。曾经,由于阵中几位球员总是在赛场上出现滑稽搞笑的失误,英格兰队的比赛被中国球迷称为“快乐足球”。2018年世界杯赛上,这一称谓被中国记者介绍给了英格兰队主帅索斯盖特,他大笑回应:“好吧,那我应该是最快乐的那个人。”1996年欧洲杯半决赛,英格兰队对阵德国队,正是索斯盖特在点球大战中的罚失让英格兰无缘决赛。由于连年大赛成绩不佳,以3只

狮子为队徽的他们被戏称为“三喵军团”。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小狮子们显然在这一年里得到了沉淀,成熟了不少,他们在赛场上打出青春风暴,以2:0力克德国队,以4:0完胜乌克兰队杀入四强,让球迷们真正快乐起来。

英格兰队很强,意大利队很弱,阿根廷队能夺冠,国足能出线。本届欧洲杯赛开幕前,著名足球解说员詹俊这样总结国际足坛四大“错觉”。眼瞅着英格兰、意大利有望会师欧洲杯决赛,那边厢阿根廷队也在美洲杯半决赛摩拳擦掌,最后一大难以实现的“错觉”——中国男足也杀入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,进入冲击2022年世界杯决赛圈的最后阶段。

无论结果如何,对球迷而言,尽管还笼罩着疫情的阴霾,足球真切地回来了。足球在,快乐就还在。

一圈,维护一个人最基本的也可能是最后的尊严时,看台上、电视机前、社交网络中的球迷共同呼喊他的名字,那是人类对生死的共情,深刻体现了那句名言,足球无关生死,足球高于生死。

受这次意外影响,首战爆冷负于弱旅芬兰队,第二轮不敌比利时队,丹麦队积0分垫底。小组赛最后一战,球队在9分钟内逆天改命,以3:1大胜俄罗斯队涉险出线。埃里克森来到训练场鼓励队友,球队氛围空前团结。随后的淘汰赛,球队又一路击败威尔士队和捷克队,神奇地进入半决赛,有望重演1992年欧洲杯赛上的“丹麦童话”。赛后,丹麦球星霍伊别尔双膝跪地、失声痛哭的一幕让无数人为之感动。

由于新冠肺炎疫情,欧洲杯赛推迟一年,第一次未明确主办国,被分散到欧洲的12个城市举行。少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与咄咄逼人,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球迷显得“佛系”。英格兰队与德国队的世纪大战,被两国球星维尔纳、斯特林抢了风头,在球迷的调侃中,誓要比出谁才更能代言屡屡单刀不进的“快乐足球”。总在门前错失良机的西班牙球星莫拉塔,被球迷戏称“左脚脚逆足”“越王”。截至目前,本届欧洲杯赛已打入10个乌龙球,比此前15届的总和还要多1个。而在17年前,仅仅因为在世界杯赛对阵美国队时打入了一个乌龙球,哥伦比亚国脚埃斯科巴回国后惨遭极端球迷枪杀。

推迟举办的欧洲杯赛,让一些巨星显露出“英雄迟暮”。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的“黄金一代”连续多年排名国际足联世界第一,还拿到了2018年世界杯季军。可到了今年,球队3名中卫构成体系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百岁后防线”,面对意大利队的冲击,最终以1:2的比分败下阵来。

一位90后球迷也叹息,夜也熬不动了,酒也喝不

# 与肥胖和解



徐若昕靠在毕业展览的设计作品上。



徐若昕设计的沙发

个单元,她让这些胖男胖女,做任何“能从身体上获得自信的动作”,然后拍摄下来。

有一个镜头是必定要拍的,那就是面对镜子的场景。其中有很多人,很抵触照镜子这件事。徐若昕说。

一个女孩告诉徐若昕,她从来不照全身镜,觉得难以接受,我想象中的自己不是这个样子。她的采访对象几乎都有一个理想中的自己,有个女孩子向往胸部平坦、四肢修长的体型,另一个女孩喜欢丰满结实的健美风格。徐若昕发现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遇到不好的事情,就怀疑是因为自己胖了。

我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待遇?是因为我太胖了吗?为什么服务员给每个人发了餐具,但是没给我发,是因为我太胖了吗?为什么所有同学都有机会被邀请到国旗下讲话,但我没有,是因为我太胖了吗?它会变成自我怀疑的起点,在不断反省和追问自己的过程中,人变得越来越自卑,越来越糟糕。她感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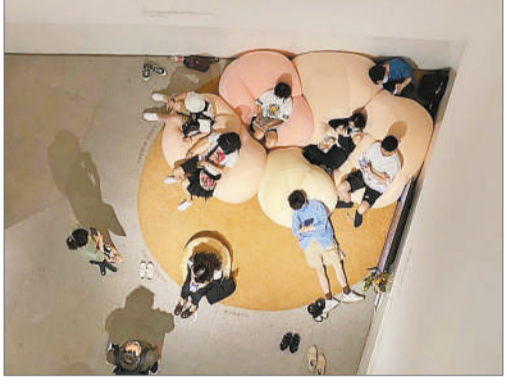
这让她想起7岁之后,父亲再也没有带她参加过传统节日的亲友聚会。她同样问过自己,是因为我太胖了吗?

后来她慢慢发现,很多不胖的同学也没能得到国旗下讲话的机会,但这关于肥胖的联想,仍旧难以摆脱。

她跟采访对象聊天,交流相似的经历和感受,让她回忆起成长过程中的经历,重新感觉到“疼痛”。

一位采访对象没能参加最终的拍摄,但徐若昕对那次采访经历印象深刻。那是在广州,她和采访对象登上对方学校教学楼的天台。在聊天中,她告诉对方,可以试着展露身体。

那个胖男生脱掉了一件衣服,然后又一件。他原



观展人在徐若昕设计的沙发上体验、休息。

本盘腿坐在天台,后来站起身,开始奔跑。两个人的头顶是漫天繁星,风从男生裸露的“肌肉”上拂过。他说:“很快,好像很坦然地面对世界一样。”

一个叫“小熊”的女孩,在做任何事之前,一定要充满仪式感地减一次肥。去自己喜欢的男生之前,让他等一个月,自己先去减肥,“参加面试之前,用一个月先去减肥。体重未必会降下来,但这个名为“减肥”的仪式,却必不可少。”

就像只有在完成这个仪式之后,她付出努力得到的东西才是她应得的。徐若昕试着分析这种心理。

这种心态延伸到恋爱关系里,一个胖女孩谈到自己的情感关系,轻轻问了一句: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呢?

徐若昕觉得被刺痛了,她终止了那次采访,不想再听下去了。

她自己刚结束了一段感情,分手的原因是“性格不合”。这段关系告诉她,胖子并不是没有恋爱的资格。

徐若昕尝试过减肥。刚上大学的时候,她的体重是200斤。后来,一个朋友陪着她,每天在操场上跑步,她一度瘦到160斤。可等到朋友搬出了学校,徐若昕的跑步也停止了。

我也不想要胖,我现在不要再长胖了就好了。她也承认,肥胖会让她有生理上的不适,比如爬楼梯,会比别人更容易喘气和流汗。

但这不适感也没那么难以承受,她并不会比别人走路慢,行动一样自如,暂时也没有在日常生活遭遇心肺功能障碍。她把这些归为其他人对肥胖者的刻板印象。

她也下载过各种各样的减肥软件,买成套的运

□ 刘言

几乎一眨眼的工夫,本届欧洲杯赛就只剩下了半决赛和决赛。随着夺冠热门葡萄牙队、法国队、德国队折戟淘汰赛,C罗、姆巴佩等巨星陆续告别。与此同时,不少球迷感慨,似乎今年欧洲杯热度不如以往,身边关注的人越来越少,出圈的只有埃里克森遭遇的意外和C罗与可口可乐的斗法,是足球的影响力力下降了吗?

有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,当代人5分钟的短视频都嫌长,90分钟甚至120分钟的比赛哪里坐得住。快节奏、碎片化的短视频琳琅满目,5G时代的我们似乎很难像以前那样,沉得住气去欣赏一场90分钟的足球比赛,感受其中的激情与快乐。好多人是看着精心剪辑、节奏感十足的短视频集锦,才为捷克中锋奇克45.4米开外的惊天吊射破门、瑞士门将索默接连扑而热血沸腾。

去年,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让欧洲五大联赛和欧冠比赛相继停摆,球迷暂时失去了足球带来的快乐。疫情受到控制,戴着口罩的球迷重新坐上球场看台,看台上响彻欢呼,球场上奔跑拼搏,足球的魅力回来了。

赛场依然充满意外,小组赛揭幕战上,丹麦队大腿埃里克森出现心脏骤停,为球队在本届欧洲杯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。好在他倒地仅8秒,队医就跑到身边;37秒钟,备勤专业医务人员携急救设备赶到场地,52秒钟,AED(自动体外除颤仪)就送了过来,1分36秒时,医务人员开始心肺复苏,13分钟,急救担架被抬离场地送往医院。当埃里克森苏醒的消息从比赛现场的扩音器传出时,全世界的球迷都松了一口气。当队友在埃里克森身边围成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张渺

徐若昕穿着黑色的运动内衣和短裤,袒露着四肢和腰腹,蜷缩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一间展厅的角落里。她把自己埋在布艺沙发的褶皱之间,那是五团布垫,肉粉色,像堆积的云朵,也像她的肚子。

摸摸我的肚子。

这是徐若昕这次展览的主题。她22岁,即将从中央美术学院家居产品设计专业毕业。她身高1.65米,体重180斤。

在徐若昕的记忆里,她上一次拥有大多数人认为“正常”的体重,是7岁之前。她的父亲,奶奶,都是胖子。母亲带着她去童装店,店员建议,“这里没有您小孩能穿下的衣服,带您去买成人的衣服吧。”

这些琐碎的小事,贯穿于她的成长岁月。上高中时,男生捉弄她,抢走她的东西,叫她去追赶;她和朋友出去吃饭,会有人自以为幽默地问她,“饮料点一杯够吗,要不要点两杯”。也有人突然说,“同情她坐的椅子”。

后来她学会了自嘲,在进入电梯时,主动对朋友开玩笑,说出“超重”两个字。

路上看到身材健美的单车美女,她会眼睛一亮,称赞“小姐姐好飒”。

我很矛盾。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,有时候,会有非常强烈的情绪推动着我改变我的身体,我知道我瘦下来一定很好看。但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很爱我,包容我,让我接纳我的身体,难道我现在就不好看吗?

让她感到矛盾的是,哪怕她确信有足够多的人爱自己,可一旦走出房门,接触陌生人,她就发现,自己仍然“离不开别人的评价”。

她也想知道,这个世界是如何对待“瘦子”的,也会拿语言抨击他们吗?她会好奇,所谓的“正常人”的一切生活,比如,是否会拥有更顺利的爱情和事业。尽管学会了自嘲,她还是渴望“不再被开那种很过分的玩笑”。

没有办法逃脱,就算嘴硬,说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,回到房间的时候,还是会反当他们说的每一句伤人的话,“思考我真的有这么糟糕吗?”

在一些夜晚,她会长时间坐在出租屋的镜子前,裸露身体,长久地凝视那个镜子里的自己。

转变的念头在其中的一个夜晚出现。当时,她的目光如往常一样,在自己身体的褶皱上逡巡,突然她开始思考:褪去肥胖的种种隐喻与标签,身体蜷曲时的褶皱是那样美。

徐若昕开始邀请身边纤瘦的朋友来摸摸她的肚子。

有朋友用手掌托起她肚子上的肉,再松手任由它坠落,有人想起小时候,趴在奶奶膝盖上的感觉。有人用手指戳戳她的肚子,惊讶地叫,“好软啊”。

支持她的室友开玩笑说,平时闲着没事,就会摸摸她的肚子。

徐若昕决定在毕业展览中展示真实的自己。因为专业是家居产品设计,她的创意还包括一组肉感十足沙发。她为展览拟定了两个名字,犹豫的肉或是“摸摸我的肚子”,最终她选择了后者,抛弃了“犹豫”。

她动身前往广州,寻找厂家,挑选沙发面料,设计成品。她给工厂老板看自己肚子的照片,肉堆叠出层次感,褶皱沿着肌肉和脂肪的形状起伏。

修订过10个样板之后,她带着沙发成品回到北京,在学校的公共摄影棚里,穿着肉色内衣拍摄用于展览的短片。路过的同学将目光投向她,她逐渐自在起来,坦然看向镜头。

肥胖不是一切罪恶的源头。她说。

徐若昕设计了关于“肥肉”的一系列作品,除了在央美展出沙子沙发和短片,她还策划拍摄了一套摄影文集,目前仍在制作当中。她给这套书起名为《我和肉肉的故事》。

她通过社交软件和朋友介绍,陆续联系上122个胖子,最终愿意接受她采访和拍摄的人,只有6个人。他们以半裸的形式出现在她的镜头下,和她一样,展示身上的肉。照片和文字搭配在一起,每人一